契丹國志/卷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之九 ◄

契丹國志
卷之十 天祚皇帝上

► 卷之十一

帝諱延禧，道宗之孫，秦王元吉子也。母曰木拙氏。初封齊王，後為皇太孫。道宗崩，齊王即位，自號天祚皇帝，改元乾統。

乾統元年。春正月朔，有流星燭地，自西南入尾，抵距星。是夕，有赤氣起東北方，亘西方，中出白氣，二氣將散，復有黑氣在旁。

夏四月朔，日食，陰雲不見。

是歲，女真楊割死，子阿骨打立。

乾統二年。

乾統三年。

乾統四年。

乾統五年。夏四月，遼遣簽書樞密院蕭良詣宋，言朝廷出兵侵夏國。今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，請還所侵之地。

五月，宋徽宗遣龍圖閣直學士林攄報聘，見天祚，跪上國書，仰首曰：「夏人數寇邊，

朝廷興師問罪，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，故務含容。今踰年不進誓表，不遣使賀天寧節；又築虎徑嶺、馬練川兩堡，侵寇不已。北朝若不窮詰，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。」天祚出不意，為愕然。

秋八月，天祚以林牖來使而失情，遣使復，宋尋遣禮部侍郎劉正夫來報，酬對敏博，議皆如約。

乾統六年。宋崇寧五年。春正月，彗出西方，其長竟天。

三月，遼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保先、牛溫舒詣宋，為夏請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。徽宗曰：「先帝已畫封疆，今不復議。若自崇寧以來侵地，可與之。」

乾統七年。冬十一月朔，日食。

乾統八年。

乾統九年。

乾統十年。秋九月朔，日食。

天慶元年。秋九月，宋遣鄭允中、童貫使遼。貫至，遼君臣相聚指笑曰：「南朝人才如此。」然天祚方縱肆，貪得中國玉帛珍玩，而貫所賚皆極珍奇，至運兩浙髹藤之具、火閣書櫃床椅等往獻。天祚所以遺貫者，亦稱是。貫使歸，至盧溝河，有燕人馬植者，得罪于燕，見貫，陳滅燕之策。貫携歸宋，改姓李，名良嗣，薦于朝，遂賜姓趙。後天祚數移檄索取，貫諱不與。復燕之議，蓋始此。

天慶二年。春，天祚如混同江釣魚，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，以故事皆來會。適遇頭魚酒筵，別具宴勞，酒半酣，天祚臨軒，使諸酋次第歌舞為樂。次至阿骨打，端立直視，辭以不能，諭之再三，終不從。天祚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：「阿骨打意氣雄豪，顧視不常，當以事誅之，不然，恐貽後患。」奉先曰：「阿骨打誠服本朝，殺之，傷向化之心。設有異志，蕞爾小國，何能為？」阿骨打有弟姪曰吳乞馬、粘罕、胡舍輩，天祚歲入秋山，數人必從行，善作鹿鳴，呼鹿使天祚射之，或刺虎，或搏熊，天祚喜，輒加官爵，後至圍場司差遣者有之。阿骨打會釣魚而歸，疑天祚知其意，即欲稱兵。是年秋，

遂併吞諸鄰近部族，有趙三、阿鶻產大王者，拒之不從，阿骨打擄其家。二人來訴於咸州詳穩司，送北樞密院。時樞密使蕭奉先，本戚里庸才，懼其生事，但作常事以聞。天祚指揮就送咸州取勘，欲使自新，阿骨打竟托病不至。

天慶三年。春三月朔，日食。

阿骨打將帶五百餘騎，徑赴咸州詳穩司，吏民驚駭。明日，擁騎赴衙引問，與告人趙三、阿鶻產等並跪問於廳下，阿骨打隱諱不伏供，祈送所司取狀。一夕，領從騎歸去，遣人持狀赴詳穩司云：「意欲殺我，故不敢留。」自是追呼不復至，第節次申北樞密院，遼國亦無如之何。

天慶四年。秋八月，女真阿骨打始叛，用粘罕、胡舍為謀主，銀朮割、移列、婁宿、闍母等為將帥，會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，首犯混同江之東，名寧江州。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，聞之，不以介意，遣海州刺史高仙壽，統渤海子弟軍三千人，應寧江援。

秋九月，遼兵遇女真於寧江州東，戰數合，渤海大敗，或陣沒，或就擒，獲免者無幾。復攻破寧江州，無少長，悉殺之。

女真服屬大遼二百餘年，世襲節度使，兄弟相傳，周而復始。至天祚朝，賞刑僭濫，禽色俱荒。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鄰，五國之東鄰大海，出名鷹，自海東來者，謂之「海東青」，小而俊健，能擒鵝鶩，爪白者尤以為異，遼人酷愛之，歲歲求之女真，女真至五國，戰鬬而後得，女真不勝其擾。及天祚嗣位，責貢尤苛。又天使所至，百般需索於部落，稍不奉命，召其長加杖，甚者誅之，諸部怨叛，潛結阿骨打，至是舉兵謀叛。

先是，州有榷場，女真以北珠、人參、生金、松實、白附子、蜜蠟、麻布之類為市，州人低其直，且拘辱之，謂之「打女真」。州既陷，殺之無遺類，獲遼兵甲馬三千，退保長白山之阿朮火。阿朮火者，女真所居之地，以河為名也。

是月，天祚出秋山，赴顯州冬山射鹿，聞攻陷寧江州，中輟不行。

十月，差守司空、殿前都檢點蕭嗣先充東北路都統，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也副之，發契丹、奚兵三千騎，中京路禁軍、土豪二千人，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，以中京虞侯崔公義充都押官，侍衛控鶴都指揮使、商州刺史邢穎副之，屯出河店，臨白江，與寧江女真

對壘。時遼國太平日久，聞女真興師，皆願從軍冀賞，往往將家屬團結軍營隨行。

是月，女真潛渡混同江，掩其不備，未陣擊之。嗣先軍潰，其家屬、金帛、牛羊、輜械悉為女真所得。復以兵追殺百餘里，管押官崔公義、邢穎等死之，又獲去甲馬三千。

初，女真之叛也，率皆騎兵。旗幟之外，各有字號小木牌，繫人馬上為號，五十人為一隊。前二十人全裝重甲，持鎗或棍棒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。每遇敵，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，先觀陣之虛實，或向其左右前後，結陣而馳擊之。百步之外，弓矢齊發，無不中者。勝則整陣而復追，敗則復聚而不散。其分合出入，應變若神，人人皆自為戰，所以勝也。遼國舊例，凡關軍國大事，漢人不預。天祚自兩戰之敗，意謂蕭奉先不知兵，始欲改用將帥，付以東征之事。天祚遂召宰相張琳、吳庸，付以東征事。張琳等碌碌儒生，非經濟才，統御無法，遽奏曰：「前日之敗，失於輕舉，若用漢軍二十萬，分路進討，無不克者。」天祚謂其數多，且差十萬，即降宣劄付上京、長春、遼西諸路，計人戶家業錢，每三百貫自備一軍，限二十日各赴期會，時富民有出一百軍、二百軍者，家貲遂竭。琳等非將帥才，器甲聽從自便，人人就易槍刀氈甲充數，弓弩鐵甲百無一二。雜以番軍，分出四路：北樞密副使耶律斡離朵涑流河路都統，衛尉卿蘇壽吉副之；黃龍府尹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，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；復州節度使蕭湜曷咸州都統，將作監龔誼副之；左祗候郎君詳穩蕭阿古好草峪都統，商州團練使張維協副之。獨涑流河一路遂深入女真。軍馬初一戰，稍卻，各保退寨柵。是夕，都統斡離朵誤聽漢軍已遁，即離遼、奚之兵，棄營而奔。明早，漢軍尚餘三萬衆，遂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為都統，再與女真合戰，遂大敗。餘三路聞之，各退保本路防城。數月間，遂為女真攻陷，丁壯斬戮無遺，嬰孺貫之槊上，盤舞為戲，所過赤地無餘。應遼東界內熟戶女真，亦為阿骨打吞併，分揀強壯人馬充軍，遂有鐵騎萬餘。

初，蕭嗣先出河店之敗也，諸蕃漢兵將多不赴都統行營聚合，各逃走歸家，或被傷詣行闕而告歸者。蕭奉先懼弟嗣先獲罪，輒奏天祚云：「東征潰兵，懼所至劫掠，若不從權肆赦，將嘯聚為腹心患。」天祚從之，降赦應係出河店潰軍，並免罪歸業，所有遺棄係官器甲，亦不理索。嗣先遂詣闕待罪，但免官而已。自是出征之兵皆謂「戰則有死而無功，退則有生而無罪。由是各無鬬志，累年用兵，每遇女真，望風奔潰。降赦免罪，不能成功者，此也」。

天慶五年。秋七月朔，日食。

八月，天祚下詔親征女真，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，命樞密使蕭奉先為御營都統，耶律章奴副之，以精兵二萬為先鋒，餘分五部為正兵，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為硬軍，扈從百司為護衛軍，北出駱駝口，車騎亘百里，鼓角旌旗，震耀原野。別以漢軍步騎三萬，命都檢點蕭胡覩姑為都統，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，南出寧江州路。自長春州分路而進，齎數月之糧，期必滅女真。一夕，軍中戈戟有光，馬皆嘶鳴，咸以為不祥。天祚問天官李圭，圭不能對。宰相張琳前奏曰：「唐莊宗攻梁，矛戟夜有光。郭崇韜曰：『火出兵刃，破賊之兆。』遂滅梁。」天祚喜而信之，遂行。女真師至鴨綠江，人心疑懼。

初，天祚親征，女真甚懼，粘罕、兀室偽請為卑哀求生者，陽以示衆，實以求戰嫚書上之。天祚大怒，下詔有「女真作過，大軍翦除」之語。阿骨打聚諸酋曰：「始與汝輩起兵，蓋苦遼國殘虐。今吾為若卑哀請降，庶幾紓禍，乃欲盡行翦除，為之奈何？不若殺我一族，衆共迎降，可以轉禍為福。」諸酋皆羅拜曰：「事至此，當誓死一戰。」次日，御營退行三十里。或言於天祚曰：「兵已深入，女真在近，軍心皆願一戰，何必退也？」天祚亟召諸統兵官，問策安在？人皆觀望，無敢言「不願戰」者。再傳令進兵。

十一月，天祚與女真兵會。時盛寒，雪深尺餘，先鋒接戰，雲塵亘天，日色赤暗。天祚親督諸軍進戰。少頃，軍馬左旋三轉，已橫屍滿野，望天祚御旗向西南出，衆軍隨而敗潰，始悟矛戟有光為凶兆也。女真亦不急追，徐收所獲輜重、馬牛而已。天祚一日一夜走五百里，退保長春州。女真乘勝，遂併渤海、遼陽等五十四州。

耶律章奴係大橫帳，與衆謀曰：「天祚失道，皇叔燕王淳親賢，若廢天祚而迎燕王判燕京留守事，女真可不戰而服也。」章奴與同謀人二千餘騎，夜半奔上京，迎立燕王。是日，有燕王妃父蕭唐骨德告其事，天祚詔遣長公主駙馬蕭昱，領精騎千餘詣廣平甸，防護后妃諸王行宮，別遣帳前親信乙信，賫御札馳報燕王。時章奴先遣燕王二妃親弟蕭諦里、外甥蕭延留說之曰：「前日御營兵為女真所敗，天祚不知所在，今天下無主，諸公幼弱，請王權知軍國事。失此機會，姦雄竊發，未易圖也。」燕王曰：「此非細事，天祚自有諸王當立，南北面大臣不來，而汝等來，何也？」密令左右拘之。少頃，乙信持天祚御札至，備言章奴等欲行廢立之事。燕王對使者號泣，斬蕭諦里、蕭延留首級以獻，單騎由間道避章奴賊衆，趣廣平甸待罪。天祚待之如初。章奴知燕王不聽，領麾下掠慶、饒、懷、祖等州，嘯聚渤海盜衆數萬，直趣廣平甸，犯天祚行闕索戰。賴順國女真阿鶻產等三百餘騎一戰而勝，擒其貴族二百餘人，並斬以徇。妻女配役繡院，或給散近幸為婢，餘得脫者奔女真。章奴偽作使人，帶牌走馬奔女真近境泰州，為識者所獲，以送天祚。天祚命腰斬於市，剖其心獻祖廟，分送五路號令。

初，章奴之叛也，蕭奉先以燕王素得漢人心，疑章奴潛與南路漢軍同謀，遽以聞。天祚即以同知宣徽北院事韓汝誨詣漢軍行營，傳宣曰：「將士離家，暴露日久，風霜之凍，誠可憐憫。今女真遠遁，不可深入，並令放還。」諸軍皆歡呼分散。越三日，復遣使督進發，軍中洶洶，遲疑不行，及聞大軍已敗，亦自燒營逃去，天祚隨行衛兵僅三五百人而已。遂降詔募燕、雲漢人，護駕到廣平甸，有官者轉一官，白身人三班奉職。及至廣平，再降指揮，若護駕至起離日，依上推賞。

是歲，宋遣羅選、侯益等詣遼充賀生辰及正旦使，入國道梗，中京阻程兩月，不得見天祚而回。

天慶六年。春正月朔夜，渤海人高永昌率兇徒十數人，乘酒恃勇，持刃踰垣入府衙，登廳，問留守所在，紿云：「外軍變，請為備。」保先纔出，刺殺之。是夜，有戶部使大公鼎，本渤海人，登進士第，頗剛明，聞亂作，權行留守事，與副守高清臣集諸營奚、漢兵千餘人，次日搜索元作亂渤海人，得數十人，並斬首，即撫安民。倉卒之際，有濫被其害者。小人喜亂，得以藉口，不可禁戢，一夜燒寨起亂。

初三日，軍馬抵首山門，大公鼎等登門，說諭使歸，不從。

初五日夜，城中舉火，內應開門，騎兵突入，陣於通衢。大公鼎、高清臣督軍迎敵，不勝，領麾下殘兵百餘人，奪西門，出奔行闕。高永昌自殺留守蕭保先後，自據東京，稱大渤海皇帝，改元應順，據遼東五十餘州，分遣軍馬，肆其殺掠，所在州郡奚人戶，往往挈家渡遼以避。獨瀋州未下。宰相張琳，瀋州人也，天祚命討之。琳先常兩任戶部使，有東京人望，至是募遼東失業者，并驅轉戶強壯充軍。蓋遼東夙與女真、渤海有讎，轉戶則使從良，庶幾效命敢戰。旬日之間，得兵二萬餘，隨行官屬、將領，聽從辟差。

是春，天祚募渤海武勇馬軍高永昌等二千人，屯白草谷，備禦女真。會東京留守太師蕭保先為政酷虐，渤海素悍，有犯法者不恕。東京乃渤海故地，自阿保機力戰二十餘年始得之，建為東京。

夏五月初，自顯州進兵，渤海止備遼河三叉黎樹口。張琳遣羸卒數千，疑其守兵，以精騎間道渡河趨瀋州，渤海始覺，遣兵迎敵。旬日間三十餘戰，渤海稍卻，退保東京。張琳兵距城五里，隔太子河劄寨。先遣人移文招撫，不從，傳令留五日糧，決策破城。越

二日，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，次引大軍齊渡，忽上流有渤海鐵騎五百，突出其傍，諸軍少卻，退保舊寨，河路復為所斷，三日不得渡，衆以饑告，謀歸瀋州，徐圖後舉。初七日夜移寨，渤海騎兵尾襲，強壯者僅得入城，老幼悉被殺掠。是時軍伍尚整，方議再舉，忽承女真西南路都統閻母國王檄：「準渤海國王高永昌狀，遼國張宰相統領大軍前來討伐，伏乞救援。當道於義，即合應援。已約五月二十一日進兵。」檄到瀋州，衆以渤海詐作此檄，不為備。是日，聞探東北有軍掩至，將士呼曰：「女真至矣!」張琳急整軍迎敵，將士望見女真兵，氣已奪，遂敗走入城。女真隨入，先據城西南，後縱兵殺戮幾盡，孟初、劉思溫等死之。張琳與諸子弟等并官屬縋城苟免，盡失軍資、器甲，隨入遼州，收集殘軍，坐是謫授遼興軍節度使。自張琳之敗，國人皆稱燕王賢而忠，若付以東征，士必樂為用。兼遼東民自渤海之叛，渡遼失所者衆，若招之為軍，彼可報怨，此且報國，必以死戰。天祚乃授燕王都元帥，蕭德恭副之，永興宮使耶律佛頂、延昌宮使蕭昂並兼監軍，聽辟官屬，召募遼東饑民得二萬餘，謂之「怨軍」，如郭藥師者是也。別選燕、雲、平路禁軍五千人，并勸諭三路富民，依等第進獻武勇軍二千人，如董龐兒、張關羽者是也。又科敷運脚車三千乘，準備隨軍支遣，境內騷然矣。

燕王既招怨軍，合禁軍、武勇軍共三萬人，自八月進發，十月到乾州十三箇山劄寨。至十一月二十四夜，忽管押武勇軍、太常少卿武朝彥率府屬馬僧辨潛謀作亂，遣百餘騎趨中軍帳，先殺燕王。燕王覺之，奔他軍，免，餘皆閉壁不應。朝彥知謀不成，擁騎二千欲南奔，道為張關羽所殺。

燕王自被命東征，恥其行，未出境而兵亂，勉率諸軍自黎樹口渡遼水，欲下瀋州，駐兵城下，射書令降，不應，選精銳梯城，復矢石如雨，不能上；或報女真援至，退保遼河。是行雖無所得，亦無所失。既而燕王被召赴闕，留北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，耶律余覩副之；太常袞耶律啼哩姑濠、懿州路都統，延慶宮使蕭和尚奴副之；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頂顯州路都統，四軍太師蕭幹副之，並以屯田為備。

自天祚親征敗績，中外歸罪蕭奉先。於是謫奉先西南面招討，擢用耶律大悲奴為北樞密使，蕭查剌同知樞密院使。間有軍國大事，天祚與南面宰相、執政吳庸、馬人望、柴誼等參議，數人皆昏謬，不能裁決。當時國人諺曰：「五箇翁翁四百歲，南面北面頓瞌睡。自己精神管不得，有甚心情殺女直。」遠近傳為笑端。有人聞於天祚，天祚亦笑而不悟。是歲，止罷耶律大悲奴，再詔蕭奉先代之，蕭查剌授西京留守事。其後罷吳庸、馬人望、柴誼，以李處溫、左企弓代之，至於國亡。

女真初援渤海，已而復相攻，渤海大敗。高永昌遁入海，女真遣兀室、訥波勃堇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，斬之。其潰散漢兒軍，多相聚為盜，如侯概、吳撞天等，所在蟠結，以千百計，自稱「雲隊」、「海隊」之類，紛然並起，每一飯屠數千人，數路之民殆盡，遼不能制之。

天慶七年。夏，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防秋。九月初發燕山府，十月至陰涼河。聞怨軍時寒無衣，劫掠乾州，都統蕭幹一面招安。初，怨軍有八營，共二萬八千餘人，自宜州募者謂之前宜營，再募者謂後宜營，前錦、後錦者亦然，有乾營、顯營，又有乾顯大營、岩州營。叛者乃乾顯大營、前錦營也。十一月，到衞州蒺藜山。遂留大軍就糧司農縣，領輕騎二千，欲赴顯州，處置作過怨軍，行次懿州，或報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，即召大軍會徽州。

有星如月，徐徐南行而落，光照人物，與月無異。

是年，蘇、復州編民百餘戶泛海至登州岸，具言女真兵來攻奪遼東地，已過遼河之西。登州守王師中以聞于宋。宋詔童貫、蔡京議，遣人偵其實，委師中選將校七人，各借以官，用平海指揮兵船，載高藥師同往。至海北，見女真邏者，不敢前，復回青州。安撫崔直躬奏其事於宋，詔復委童貫措置，應借官過海人，悉寘之法。別遣使女真，講買馬舊好。

天慶八年。春正月，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遇女真於徽州之東，未陣而潰。初，女真入攻前後多見天象，或白氣經天，或白虹貫日，或天狗夜墜，或彗掃西南，赤氣滿空，遼兵輒敗。是夕，有赤氣若火光，自東起，往來紛亂，移時而散。軍中以謂凶兆，皆無鬬志。燕王與麾下五百騎，退保長泊、魚務。於是女真入新州，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，女真焚掠而去。所經成、懿、濠、衞四州皆降，犒勞而過。女真別遣閻母國王，攻怨軍於顯州，怨軍大敗。

蕭幹奔蹙巫閭山牽馬嶺，招收殘卒，不滿萬人。女真以馬疲，破乾、顯等州，焚掠而歸。天祚在中京，聞燕王兵敗，女真入新州，晝夜憂懼，潛令內庫三局官，打包珠玉、珍玩五百餘囊，駿馬二千匹，夜入飛龍院餵養為備。嘗謂左右曰：「若女真必來，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馬若干，又與宋朝為兄弟，夏國舅甥，皆可以歸，亦不失一生富貴。所憂者，軍民受禍耳。」識者聞之，私相謂曰：「遼今亡矣!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為謀身計者，其能享國乎？」暨聞女真焚劫新州以歸，即以謂威德可加，彼何能為？復自縱肆。

五月壬午朔，日有食之。

秋，女真陷東京、黃龍府、咸、信、蘇、復、辰、海、同、銀、通、韓、烏、遂、春、泰、靖等五十餘城。內並邊二十餘州，各有和糴倉，依祖宗法，每歲出陳易新，許民自願假貸，收息二分，所有無慮三五十萬碩，雖累歲舉兵，未嘗支用。至是女真悉取之，據遼東、長春兩路。

是時有楊朴者，遼東鐵州人也，本渤海大族，登進士第，累官校書郎。先是高永昌叛時，降女真，頗用事，勸阿骨打稱皇帝，改元天輔，以王為姓，以旻為名，以其國產金，號大金。又陳說阿骨打曰：「自古英雄開國受禪，先求大國封冊。」

八月，阿骨打遣人詣天祚求封冊，其事有十：徽號大聖大明皇帝，一也；國號大金，二也；玉輅，三也；衮冕，四也；玉刻御前之寶，五也；以弟兄通問，六也；生辰、正旦遣使，七也；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，分南宋歲賜之半，八也；割遼東、長春兩路，九也；送還女真阿鶻產、趙三大王，十也。天祚付羣臣等議。蕭奉先大喜，以為自此無患，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泥烈、翰林學士楊勉充封冊使、副，歸州觀察使張孝偉、太常少卿王甫充通問使、副，衞尉少卿劉湜充管押禮物官，將作少監楊立忠充讀冊使，備天子衮冕、玉冊、金印、車輅、法駕之屬，冊立阿骨打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。其冊文略曰：「眷惟肅慎之區，實介扶餘之俗。土濱上國，材布中嶽，雅有山川之名，承其父祖之蔭。碧雲衮野，固須挺於渠材；皓雪飛霜，疇不推於絕駕。封章屢報，誠意交孚，載念遙芬，宜膺多戩。是用遣蕭習泥烈等持節備禮，冊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。義敦友睦，地列豐腴。嗚呼！戒哉欽哉，式孚于休。」所有徽號，緣犯祖號，改為至聖至明，餘悉從之。使人自十月發行，冬十二月至金國，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，又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，仍無冊為兄之文，如「遙芬多戩」，皆非美意，彤弓象輅，亦諸侯事；「渠材」二字，意似輕侮。命習泥烈歸易其文，隨答云：「兄友弟恭，出自周書，言友睦則兄之義見矣。」楊朴等面折以為非是。阿骨打大怒，叱出使、副，欲腰斬之，粘罕諸人為謝乃解，尚人笞百餘。次年三月，止遣蕭習泥烈、楊立忠回，云：「冊文罵我，我都不曉。徽號、國號、玉輅、御寶我都有之，須稱我大金國皇帝兄即已，能從我，今秋可至軍前；不然，我提兵取上京矣！」天祚惡聞女真事。蕭奉先揣其意，皆不以聞，遷延久之，聞上京已破，和議遂寢。後天祚雖復請和，皆不報。